



老子翼註

卷之四

八
四

服部文庫
117
332
4



老子道經卷之四



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
久視之道作服一作復抵

韓非解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移聖

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
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嗇不服從道理聖

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曰入夫能於故德不去新和氣曰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

積德

蘇註凡物方則割廉則刺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可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之早矣物既已服於藏其用至于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一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以嗇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為不嗇而費之至于神散精勞雖欲反其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滅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木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
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士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
其子復守其母效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嗇而蔽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矣長
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
起之謂嗇故能昂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
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洽
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不國而不知其可以
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
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
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蒞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
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之作

為是之指
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
功工人之作日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矣萬人之作日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蔽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
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
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
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
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

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
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遂除之之
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
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
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
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不與民相
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
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
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鬼鬼去精神亂精神亂則
無德鬼不崇人則鬼鬼不去鬼鬼不去則精神不亂
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
德盡在于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
上下交盛而
俱歸于民也

蘇註 亨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
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外無所
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
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

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為耳人鬼所以
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
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
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
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
也厥與人雜糅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
神者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
其德無大喜大怒以于陰陽之利所謂處混芒之中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
聖人為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
羣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
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
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
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性
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

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為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攪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

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失德即傷之矣

木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下則大國納之小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呂註

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

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北北常以靜勝壯以靜
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
交北而北常以靜勝壯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
也木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北以靜為下
而勝壯之道也故木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
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于小宜若可以
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木國則取木
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
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木國不過欲兼畜人而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復下大兩者各
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
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獨曰大
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
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
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北以靜
而下物故北常勝壯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

得小國以取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
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
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
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吳註

交會也木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為
動以求北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壯
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北字
其一疑從木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
國之樂附小國甘處于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
國之見容下以取謂木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
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木國下小國者欲
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
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恃者素在人下不
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
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木國非在人下而能

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木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一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節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

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自求以得自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行去聲先

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天道矣盡兩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汗也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與深邃燕間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與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貴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

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
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于人則人無善不
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
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
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
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
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
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
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
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
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息齋註

與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與之能藏物
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
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
言依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
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
限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哉

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
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
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
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
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
貴耶

吳註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與室之西南隅寢廟
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
南隅曰突東北隅曰宿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所居
故與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與拱壁合拱之
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
駟馬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壁以
將命曰先朝聘以拱壁駟馬為至貴而
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葉註

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
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

此不在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木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

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天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為常

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

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

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

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

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

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

人齊大小多寡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

哉

呂註 有道者其為常必於不為為之無為為無為故

其為者不可得則為之于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

無為則事亦無事也方吾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

味之者反覆尋繹之謂也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于無物而已

矣嗚呼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以少多火

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以及累其心

矣非徒然也而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以天下之

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而我常無作

也苟有所作必于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

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于天下國家無難

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而不為大於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十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則易矣圖之則難矣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史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于其易而不難之于難也

息齋註

為無為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之故豈有心于為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為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千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

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形數則有多出此怨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愛惡矣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矣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為無事無味也不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自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為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見理明用剛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為之於

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晚此為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傅奕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染時幾平聲復反也特一作輔非既曰自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于既成也故為之于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

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入譬如種苗深斫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賢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知以為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于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于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于未兆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于未亂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

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為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亂其本未常如此也為之于未有則是以不
 為之也治之于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
 為之則為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于未有則我固無為
 也故無敗治之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
 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
 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
 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
 還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
 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故未
 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
 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
 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
 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拯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

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
 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拯其過而反之道輔
 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入滅天
 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
 兆矣夫豈有脆之可
 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特無
 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
 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
 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
 之行始于一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
 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
 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
 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
 終又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
 只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

于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為賊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守其母殲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文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以情觀之不能莫逆于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太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日視非色耳聽非聲為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

見聞覺知有出于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聞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以將以為愚而隣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為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為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智治國為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太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濇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信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王之所為言天下

蘇註 聖人非欲上入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則能為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

玄德者乃所以處下之道也莊周以為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處下之道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

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道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

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也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與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衛之

肖似也夫並音符長合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滿萬物而與物無相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于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天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舍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

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取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目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天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得而持之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當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亦宜矣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唯慈故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

所以備吾生者也故曰天將三救之
之以慈備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我我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以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爲大也慈主于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于未爲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儉之爲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下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爲儉而方其爲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未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于是爲至乎于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未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爲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堯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

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地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殺伐而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是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不疑之謂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後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日儉故能廣

董註

此儉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于敵國利欲勝于鋒鋦蓋亦

寡欲以至于無欲以全其所寶也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相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二人在車上左執右持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法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

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為士者不武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上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備無為況其德乎無為為之謂天德至于無為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不可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

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兵五兵戈刃交戰于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

知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外

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

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

不取為望而為客不敢進于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為常出於無為則吾之行為常無行其攘常無管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於無為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此申言慈之寶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讓則雖有管如無管不爭則雖有兵

如無兵不仍之則鮮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蘇註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

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眾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則無為則知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言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然者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語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為無為而寂然不為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詩在此

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于眾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其甚易行是以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為天下役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是貴乎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不知者上不知而不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則病矣故知而不可知唯知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而不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屬詭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不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為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病為藥其病有不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遺其有隨以不知遺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由河控目生華迷頃認

影則病矣此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知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矣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生甚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

事狹胡亥反一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愚弱干眾矣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垂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

大威憚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莫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欲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惘然厭之欲脫而不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

呂註

民不真于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厚生厚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九命于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使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而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

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畜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畜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元澤註

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偽彫薄而威不能服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威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濇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民道遠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于威者乎莊子曰希韋氏之國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斬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

為非夫然則豈至乎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舍太上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弱于小術而實所無以自狎其居則必棄有著無不蔽于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狎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于人矣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狎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入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喜不加損

是以首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狎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九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豈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

顯者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
重也聖人于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舍德襲明知
若不表不表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
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
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成之禍
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
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
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
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緝音闡
舒緩也王作緝嚴作默不如作緝為長蓋

默則重不言則
則近不爭也

蘇註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
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
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
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
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
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
之哉緝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
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惟
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
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
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

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不敢則活
勇于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
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
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為不可知故也夫唯不
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
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
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
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
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
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
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
可知為如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
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
蹈也中庸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善而
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
以為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
故雖聖人猶難之况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縉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
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
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
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吳註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
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
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
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
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
而自來至惡者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
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

卷之六 二十六

恢恢廣大似無縫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
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天之疎
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
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

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斲陟角反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
懼之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

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
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
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
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
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被其所居無
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

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
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
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
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
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
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
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
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

也而世之聖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甚
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
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足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
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

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
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民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常
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
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
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
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
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
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
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
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
國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與久之見本
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願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
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
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社師臣民
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
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豈聰明作元后
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
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
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稅租也純
甫云無以
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
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魚註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以有為為應之故事多而難
利不厭貴生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呂註 夫之就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
食是謂同德矣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
有為故難治耶其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
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之厚故輕
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
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
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
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于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
蓋所以生之厚而至于輕死者以其好知爭
歸于利而不可止故也夫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
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
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
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
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
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
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

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商 彖象生於朝七日大共泰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
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聲
蘇註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
必遠水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
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呂註 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
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
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
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之氣在
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
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
君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
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
非所以為道而近于無為剛強雖未離于道
而涉于有為無為則去道不遠有為
為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于道矣

吳註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
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
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日竟敗于穀齊兵入晉桀右
投人竟敗于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
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未之小技強而不搖動者則
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
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

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
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於己凌人必廢其
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
衆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
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九弛
弓俯其體則附在上張之而仰其體則附向
下消在上是抑強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弱之下者使
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
如舉其弱而使之上見賢遍反

希聲註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草一木，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功，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為而已矣。無為則無私，無私則均。猶天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

足者補之，過于均而已矣。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它，九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記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

突陟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指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天下

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及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之言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

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數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祗自勞耳此益若反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契苦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

蘇註

夫怨生於契而契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矣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是有是性人方以契為常馳騁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矣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契以復性待其委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水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

復離者不折鎮下雖有有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天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天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

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使使離者不折鎮下雖有有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尊馬執有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生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入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入之道也

息齋註

強和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益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
 中分之二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
 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王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
 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
 云獻田宅者操左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徵
 謂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入來責于已持有右契
 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待入來責于已持有右契
 于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
 靜中視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
 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入家私田
 所收之不均故入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
 入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
 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惠其不均有心
 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
 可徹者有心于為力弱
 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徙

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
 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備省條
 後也舟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
 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
 故也道足則無事密
 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 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
 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
 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
 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材雖結
 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
 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

足故

也

呂註 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

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擘管清聲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隆緒而廢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不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輝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專執結乎千里之外非不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

老子翼

卷之四

三十四

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貪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未
 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
 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
 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
 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
 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為此也老子太聖
 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
 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
 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眾所
 共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
 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
 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
 則民眾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
 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
 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
 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

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
 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
 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在為安而安之以此地
 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
 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
 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徙
 來不但已不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為人之
 道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
 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
 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看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有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事美。善吉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也。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為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高者也。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

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于其不能到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 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為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但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慕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

言數窮者流非大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正此而剗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毗耶言。乃忘言自可了以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言數窮者流非大道也' and '天之道利而不害']

